本版编辑：张丹丹 版式设计：孙宇娇 | E-mail：f4@studytimes.cn Tel：010—68929610

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

□ 汪建新

毛泽东一生嗜书不倦，尤其爱读历史书籍，具有深沉的历史情怀。毛泽东读史书，总是以历史人物的传记为中心，对历史进行见解独到的品评。他评价历史人物，不因袭旧说，而是独具慧眼，抓住历史人物最本质、最突出的特征，发人之所未发，言人之所未言。毛泽东诗词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，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多年，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将相，毛泽东每有所感，就有评说。这些评点，虽只区区三言两语，却折射了他的历史观，反映了他的是非观，也表现出“掌上千秋史”的豪情壮志。

五帝三皇骗过客

鲁迅在小说《狂人日记》中写道：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！”“吃人”二字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批判。毛泽东曾说：“我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。”在历史观上，毛泽东也有两个字：“骗人”。

《二十四史》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，记载了历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技等方面内容。这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籍，从1952年至1976年，毛泽东整整读了24年。他曾对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说：“一部《二十四史》大半都是假的，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都是假的。……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分析它、批判它，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。”

《贺新郎·读史》是毛泽东终生读史心得的缩影，是用诗词写成的史学专论。“五帝三皇神圣事，骗了无涯过客”一句最具有颠覆性，是“《二十四史》大半都是假的”判断的诗意表达。传说中国上古有三皇五帝，具体说法不一。三皇有伏羲、神农、黄帝，五帝指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。历代统治者，史书把他们说得神乎其神，读史者不知是诈，结果是“骗了无涯过客”。

毛泽东并非全盘否定“五帝三皇”的功绩。1937年清明节，毛泽东写的四言诗《祭黄陵文》，对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给予高度评价：“赫赫始祖，吾华肇造，胄衍祀绵，岳峨河浩。聪明睿知，光被遐荒，建此伟业，雄立东方。”之所以说“五帝三皇神圣事，骗了无涯过客”，因为史书基本上都是由封建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，“为尊者讳”，一味美化本朝统治者，同时符瑞、迷信文字又充斥其中。特别是史书多写帝王将相，而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，甚至将农民反压迫斗争诬蔑为“匪”“贼”“逆”。这就不难理解《贺新郎·读史》要浓墨重彩写上“盗跖庄蹻流誉后，更陈王奋起挥黄钺”，盗跖、庄蹻、陈胜、吴广这些起义英雄才是历史真正的推动者。这一历史观最终演进成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的人民至上史观。

秦皇汉武逊风骚

《沁园春·雪》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。“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。一代天骄，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。”以“惜”字起笔，对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唐太宗、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。1958年底，他在《毛主席诗词十九首》上批注道：“雪：反封建主义，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。文采、风骚、大雕，只能如是，须知这是写诗啊！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？别的解释是错的。末三句，是指无产阶级。”

就个体而言，毛泽东对他们褒奖有加。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：“在中国历史上，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”“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”。他甚至说过：“解决中国的问题，须马克思加秦始皇。”他在《七律·读〈封建论〉呈郭老》中写道：“劝君少骂秦始皇，焚坑事业要商量。”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：“汉武帝雄才大略，开拓刘邦的业绩，晚年自知奢侈、黩武、方士之弊，下了罪己诏，不失为鼎盛之世。”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：“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。”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，东征西讨，毛泽东称其是“一代天骄”。

而在审视整个中国历史时，毛泽东认为他们虽有武功，但文治明显存在欠缺。毛泽东的“批判”，既洋溢诗情，也充满理性。这是对封建统治者代表人物的评判，不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盘否定。而批判也只是着重一个侧面，况且“略输文采”“稍逊风骚”和“只识弯弓射大雕”处在不同阶段，分寸掌握也有所区别，并未一概否定其历史作用。这些功业显赫的封建帝王尚且如此，其他人物也就更不足挂齿了。“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，末三句恰如泉流归海，意味无穷，启人深思，催人奋进。

不可沽名学霸王

“掌上千秋史，胸中百万兵。”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毛泽东最得心应手的是指挥战争，而他的军旅诗词是纪实战争风云的精美华章，反映了他对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和灵活驾驭。毛泽东的军旅诗词提到了两位历史人物，分别是汉代名将李广和西楚霸王项羽，一个是间接称赞，一个是直接批评，一褒一贬，用意迥然不同。

《渔家傲·反第二次大“围剿”》：“飞将军自重霄入”中的“飞将军”，出自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：“广居右北平，匈奴闻之，号曰‘汉之飞将军’，避之数岁，不敢入右北平。”匈奴把英勇善战的汉代名将李广称为“飞将军”，喻其矫健勇猛，行动神速。唐代王昌龄《出塞》：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毛泽东用“飞将军”来称赞屡建奇功的黄公略，这是对《蝶恋花·从汀州向长沙》“偏师借重黄公略”的生动诠释，也表明他对古代名将李广的高度认可。

而在“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”中，项羽则起警示作用。项羽是一位少年即学兵法而又不肯竟学、初始威震天下而最终兵败自刎的悲剧人物。毛泽东对他有过首肯，1938年4月8日，他在“抗大”演讲中说：“项羽是有名的英雄，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，也比汪精卫、张国焘好得多。”但就总体而言，毛泽东对项羽持否定态度。读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时，毛泽东的批注一针见血：“项王非政治家。”1949年，在国共和谈破裂之际，毛泽东摒弃古代兵法“穷寇勿追”之说，力戒项羽沽名钓誉之误，断然否定“划江而治”主张，毅然决定发动渡江战役，誓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
东临碣石有遗篇

“推翻历史三千载，自铸雄奇瑰丽词。”这是柳亚子对毛泽东的由衷赞叹。毛泽东不仅彻底颠覆了以帝王将相为核心的错误史观，对一些具体人物，哪怕有千年定论，他也要还历史本来面目，极力为其“翻案”，曹操即是一例。

曹操是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诗人，建安十三年，官拜丞相；十八年封魏公；二十一年，晋封魏王；其子曹丕称帝后，追尊为魏武帝。曹操是历代颇具争议的人物，汉末名士许劭评价他为“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”，《三国演义》称其为“汉贼”，戏剧舞台上对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。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“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”，“旷世奸雄”似乎是铁定的既成事实。但毛泽东对曹操从不人云亦云，坚决反对歪曲曹操形象，“说曹操是白脸奸臣，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，这个案要翻”。

在毛泽东看来，和“略输文采”的秦皇汉武、“稍逊风骚”的唐宗宋祖相比，曹操不仅有“统一北方，创立魏国，抑制豪强”的“武功”韬略，而且有开创风骨雄健的“建安文学”的卓越“文治”。在建安文学的诗作中，毛泽东尤其喜欢曹操的诗，圈点甚多。他多次说：“曹操的文章、诗，极为本色，直抒胸臆，豁达通脱，应当学习”“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。气魄雄伟，慷慨悲凉，是真男子，大手笔”。1954年，毛泽东在北戴河沙滩漫步时，深情吟诵曹操的《观沧海》。毛泽东的《浪淘沙·北戴河》触景生情，缅怀千古，不仅直接点明“魏武挥鞭，东临碣石有遗篇”，而且在情调与诗格上极具《观沧海》的神韵，“萧瑟秋风今又是”就是由《观沧海》“秋风萧瑟”点化而成。

诗词中国

写取一枝清瘦竹

□ 陆绍阳

郑板桥画竹有几个明显的特点，一是主竿细长，这也是一种传统，文同、苏东坡、赵孟頫、吴镇、柯九思、石涛等，都喜欢画细竹。文同称“梅寒而秀，竹瘦而寿，石丑而文，是三益友”，苏轼对文同画竹的样貌早有“瘦节蛟蛇走”的形容。但相比之下，郑板桥画的竹竿更细，突出“细”，不是画刚从地里抽长出来的嫩竹，从竹节处劲挺的勾画中，就可以看出，它毫不示“弱”；二是疏，关于画竹，民间画诀中有一种说法，一根“够”，两枝“凑”，三枝“成”。有人说郑板桥画竹“神似坡公，多不乱，少不疏”，他自己在一幅画的题款中写道：“一两三枝竹竿，四五六片竹叶。自然淡淡疎疎，何必重重叠叠”，不需要画很多竹子，竹叶也不用多，自然有一股清风在纸上飘；三是竹叶的画法是“借草书中之中竖，长撇运之”，看上去干脆爽利，感觉叶叶发于枝上，不管是表现风晴雨露的意境，还是新生竹篁的朝气，笔笔不乱；四是画竹时，多与石、兰相配，郑板桥对“四时不谢之兰，百节长青之竹，万古不败之石，千秋不变之人”，心向往之，他一辈子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“劲如竹、清如兰，坚如石”，就像他画的《竹石图》，寄情于竹石，简劲的笔锋勾勒出坚硬的岩石，在瘦石折裥处略施以劈皴技法。修竹数枝，傲然挺拔。竹浓石淡，既瘦且硬；五是集诗书画于一体，画上多有以“板桥体”题写的诗句，书画本同源，这一点在郑板桥身上发挥到了极致，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“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”，从风吹竹叶的飒飒声，联想到民间的疾苦声。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，则让我们看到一个耿介的“硬骨头”形象，这都是体现人竹品性相辉的名句。

准确地说，郑板桥画的是“瘦竹”，而不是简单的“细竹”，“瘦”和“细”不一样，“细”是形，“瘦”是神，郑板桥是通过大胆的变形，提炼一种精神性的内在气质。犹如诗词中有很多带“瘦”字的名句，比如李清照的“莫道不消魂，卷帘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；秦观的“依旧，依旧，人与绿杨俱瘦”；苏轼的“花落花开，渐解相思瘦”；辛弃疾的“人共青山都瘦”。这些诗句里面的“瘦”字，带有更多那个时代诗人的无奈和落寞之情。

“瘦”在郑板桥的诗句中则是和“瘦劲”“清瘦”联系在一起，少了一点惆怅，多了一些坚毅卓绝！比如郑板桥72岁时的题诗：“盖竹之体，瘦劲孤高，枝枝傲雪，节节干霄，有似乎士君子豪气凌云，不为俗屈”，这里的“瘦劲”背后是“孤高”，更强调作为一个君子的坚守。“两枝瘦竹叶无多，何处移来小节科。须知地下龙孙劲，穿透石根爬薜萝”，表面看上去，就只有两竿瘦竹，几片叶子，但你要知道在地底下，看不见的地方，它的根脉却能够穿透岩石，深厚的积蓄、沉淀是竹之力量的源泉，又何尝不是一个人能有后劲的原因呢！而在另一首《题画竹》中郑板桥写道：“且让青山出一头，疏枝瘦干未能遒。明年百尺龙孙发，多恐青山逊一筹”，一时的精瘦、弱小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看看来年怎么超越你呢！时间是一条长河，有一段是涓涓细流，但只要不断积累，总会有奔腾不息的时刻。郑板桥61岁罢官回乡时，他画竹告别潍县绅士民：“乌纱掷去不为官，囊橐萧萧两袖寒；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渔竿。”为官一方，问心无愧，虽然两袖清风，没有攒下什么家当，但至少还可以画一杆“清瘦竹”，来日当作独钓寒江的用具，这是何等洒脱的人生态度呀！

最能够说明画理的是郑板桥晚年在一幅《竹石图》上的题诗：“四十年来画竹枝，日间挥写夜间思。冗繁削尽留清瘦，画到生时是熟时。”光是画竹，前面有多少名家、大师站立在那里，不论是学古人，还是师造化，就是要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画竹之道，日思夜想，郑板桥深悟的结果就是，简化，再简化，直至“冗繁削尽”，直取精神内核，更加坚定了“留清瘦”的决心！

“瘦”是一种精神，是一种骨气，喜欢画“瘦”，也是郑板桥做人风骨的映照。郑板桥为官清正廉明，离开潍县时，郑板桥只雇了三头毛驴，想悄然离去，不料城内前来送行的百姓不计其数，“百姓痛哭遮留，家家画像以祀”，这样的画面就是对他两袖清风、刚正不阿秉性最好的肯定。

郑板桥作为一个以鬻艺为生的人，照理应对买画的人来者不拒，当年扬州一带富商云集，想用他的画装点门面的大有人在，但他却不趋风迎雅，而是抱定“凡吾画兰、画竹、画石，用以慰天下之劳人，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”的创作宗旨，郑板桥认为农夫辛勤劳动，耕种收获，应为“天地间第一等人”。郑板桥曾书“兰有嘲芳、竹有劲节”八字自励，不管风吹雨打还是处于严寒烈日中，都要像竹子一般身板挺直！竹子有“节”，人更要学它经得起磨难不“变节”，无论是画画，还是为官，竹子的品格与郑板桥的脾性契合，早已物我交融！

郑板桥爱竹，“举世爱栽花，老夫只栽竹”。竹子是中国人的文化符号，也是精神符号。画竹，与其说是对客观事物形象的描绘，不如说是画家洁身自爱的表现。千百年来，人们赏竹、画竹、咏竹，就是崇尚竹子般的风骨。郑板桥画竹四十余年，他的“瘦竹”不是自然的翻版，而是通过“眼中之竹”到“胸中之竹”的转化，形成注入画家情思后的“精神之竹”。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歌词征文

我站在高高的色季拉

□ 李海波

在西藏党员干部中，有一支特殊队伍，这就是来自全国各省、市，国家各部委、各中央企业的援藏干部。二十几年来，数千名援藏干部把西藏当故乡，把百姓当亲人，谱写了一曲曲奉献之歌、忠诚之歌、党性之歌。许多同志像孔繁森一样把生命留在了西藏，和雪域高原永远融为一体，把不尽的思念留给了家中的亲人。《我站在高高的色季拉》是一名援藏干部有感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、幸福家园的建设者”而写的。“昨日誓言，永生难忘”，用默默奉献报效伟大祖国，用生命坚守铸就绝对忠诚，这就是援藏干部的人生底色。

——编　者

我站在高高的色季拉
俯瞰脚下万物生长
南迦巴瓦如此神秘
雅鲁藏布滚滚浩荡
我看见
雪山延绵，云雾升腾
我看见
雄鹰展翅，赞歌飞扬
这就是西藏
我心魂放飞的地方
这就是西藏
我一生为爱厮守的家园

我站在高高的色季拉
仰望日月星辰流转
秘境雪莲为谁绽放
千年古堡为谁守望
我记得
万里追寻，鬓已成霜
我记得
昨日誓言，永生难忘
这就是西藏
我心魂放飞的地方
这就是西藏
我一生为爱厮守的家园

（作者李海波，福建省第四批、第七批援藏干部，曾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委书记，福建省第七批援藏工作队领队，林芝市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市长，现任西藏自治区国资委党委书记）